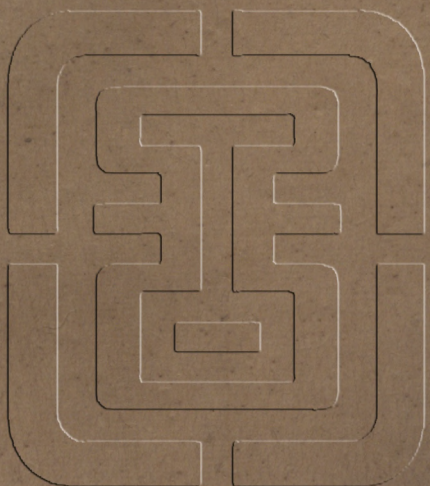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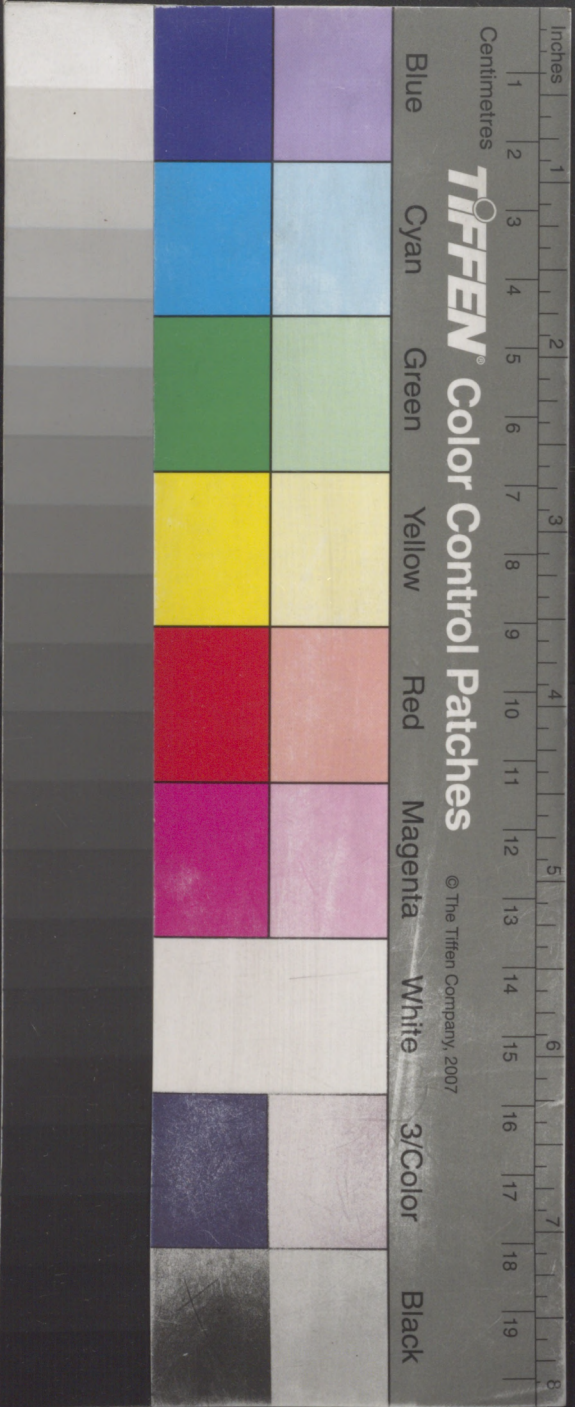


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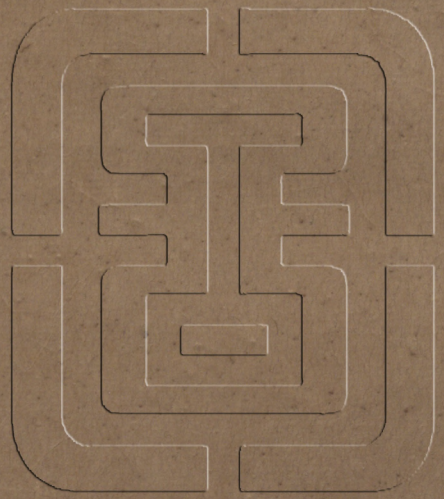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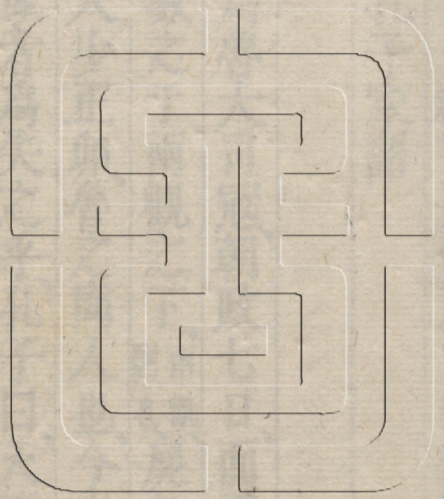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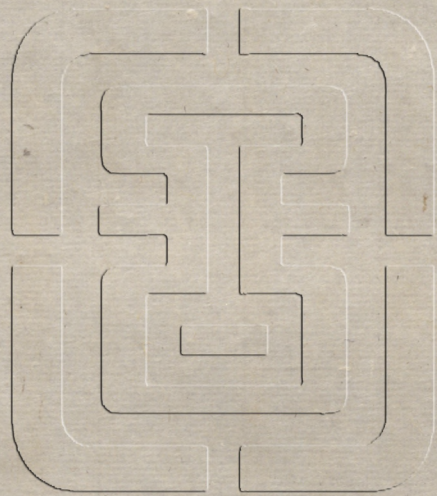
四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羣書治要卷第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孔子家語

始誅

孔子爲魯大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

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也屍於朝三日子貢

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

誅之或者爲失之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

衰舊作
褒改之

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

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也

其談說足以飾衰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

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徃執之、

徃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

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者、必先以

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

何哉、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

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

大敗、不可斬也、獄豈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

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

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

可、即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則尚賢

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若是、百姓正

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

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誅、刑措而不用也、今世

則廢至
憚之七
字作即
廢之又
不可而
後以威

懈之十
三字
誠作試
世上有
今字

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

孔子閑居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雖有國之良馬不教服乘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

舊無其
道之共

補之

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在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為明王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土之勞乎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此則生財之路也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

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汝以為姑止此乎？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裂地而封之，分屬而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

不自下
舊有蒸
字賢下
舊有良
字刪之

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田獵，單單，掩網也。非以盈宮室也。徵歛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慘怛繳射也。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其博有萬民也。如饑

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也故
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
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乎
千里之外者也會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
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
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
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
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會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

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
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
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
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
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
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
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
賢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
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有土

之君能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之降也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言安而無憂也

大婚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夫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之

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

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

矣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也出以

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也

夫婦正則出可以治政言禮矣身正乃可以正人矣物耻則足以振之

耻事不如禮則足以振教之也國耻則足以興之

耻國不如禮則足以興起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

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

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

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
 則支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
 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
 愾于天下也愾滿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不過辭
 動不過則百姓敬恭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
 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親
 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

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
 言曰為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
 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
不能樂天道也不能樂天則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
 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于物謂之成身
 不過于物合天道也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
 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

下有
以作共

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
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
弟婚姻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
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宮室、節其服
御、車不雕璣、器不雕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
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
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
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
以怨其政、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

言苟
求得

衆四字

當其情
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理、夫昔之用民也、由
用上前、用下今之用民也、由後、所言是即今之君子
莫能為禮也、

五儀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
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
士人、有君子、有賢、有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
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
格、法言也、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

舊脫所謂字補之 備作編

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述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忍怨害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無伐善之色也思

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越過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猶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謂身也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隣，此聖者也。隣以喻畔界也公曰：善哉，非

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椳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味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味早也興起也平且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乎中昃中中也昃日昃也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

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

思出乎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

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

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

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留

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乎何有失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

任之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之於官也無取捷捷無取鉗鉗

鉗安對不謹誠無取啍啍啍啍多言也捷捷貪也捷捷而不良所以為

言書治要 卷之十 十

貪 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詐欺故弓調而後求勁

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

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也。邇近也。言人無智能者雖不慤

信不能為大惡也。不慤信而有智能者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

命非唯人耶。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

天灾地妖弗能加也。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辛紂也。

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

德為助也。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此即已逆天時得

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時。道缺法

邪。以致天孽。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恐駭。側

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

國。此即已逆天時得禍轉為福者也。故天灾

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

儆戒也。灾妖不勝善政。夢怪不勝善行。能知此至

治之極也。明王達此也。

致思

季羔為衛士師。士師獄官。別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

者下有則字

羔逃之，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故？別者曰：斷足故我之罪也，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

悅作脫

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子路為蒲宰，為水備，修溝瀆，以民之煩苦也。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子路曰：由也以民多匱餓者，匱乏也是以與之。簞食壺漿，而夫子使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也。速已則可，不已則爾之見罪必矣。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扞馬。」懔懔焉，誠懼之貌。扞馬，突馬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之何其無畏也。」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弗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端正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誠，故置於坐側也。」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好生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
 公曰、寡人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孔子曰、以君
 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焉、公曰、其
 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
 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之虛靜、化若四
 時之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
之夷狄也、
 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也、無他、好生故也、君舍
 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觀周

孔子觀於明堂、覩四方之墉、墉、墻也、有堯舜桀紂之
 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
 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
 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則周之所以盛也、
 夫明鏡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
 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所以危亡、是
 猶未有以異於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
 哉、

孔子觀周，遂入大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雖處安樂，必警誠也。無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緜緜微而不絕，則有成網羅者。豪末不扎，如豪之末，言微也。扎，拔也。將尋斧柯，尋，用。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

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趣彼，我獨守此，人皆惑惑，我獨不徙。惑惑，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賢君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闈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如何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士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

賢

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

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

鮪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鮪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

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絕其世祀，荒乎淫樂，沈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鉗口，逃罪不言。杜鉗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之謂忘其身之甚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在？孔子

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弗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隣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

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辨政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而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誅、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生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

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六本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為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繼嗣不立則亂之源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

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其無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

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之。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其耳矣。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問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如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

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者焉。

哀公問政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於智、力行近於仁、知耻近於勇、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人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

曰齊莊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
 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
盛其官任而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
 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
 以來百工也既稟食之各當其職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
 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綏安也繼絕世舉廢邦朝聘
 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
 有九經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躓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疚病道前定則不窮公曰子之教寡人
 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
 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
 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費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
 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冶畢之善御乎
 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逸公不悅其後

三日東冶畢之馬逸公聞之促駕召顏回顏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冶畢之善御而子曰其馬將逸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而已矣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逸民造父無逸馬今東冶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囓獸窮則攫人窮則

詐馬窮則逸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

困誓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而反任之史魚驟諫公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公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矣吾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畢猶足也禮殯於客位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

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遽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執轡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

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也極至也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而兆民懷之懷歸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弃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可制也必矣夫無銜勒而用

舊無法
字補之
已下舊
有而字

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所法修，民無所法修，則迷惑失道。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六官在手，以為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趣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與三公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

剛之

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

五刑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之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義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汚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簠簋不飾。飾，整齊。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有

坐疲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

言其下官不務其職，不斥

其身也。有坐于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

言不請而擅行

也。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

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

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譴發則白冠鵲纓，

盤水加劍，造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

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

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

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

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
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
之以備禮也。

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

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

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

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

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

從傷義敗俗於是乎用刑矣仲弓曰古之聽訟
 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
 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
 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
 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臣二曰訊群
 群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簡誠也
 其誠者不論以為
 罪附從輕赦從重
 附人之罪以輕為比
 疑獄則
 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故爵人必於朝與眾共
 之也刑人必於市與眾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不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也屏諸

四方唯其所之弗及以政弗欲生之故也仲弓

曰聽獄獄之成咸何官孔子曰獄成於吏吏以

獄之成告於正吏獄官吏也
 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於

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奏於王王命三公卿士

參聽棘木之下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
 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

三槐三公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報于王王以三宥之

法聽之君王尚寬罪雖已定猶三宥
 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也而後制刑

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

言破律

巧賣法令者也

亂名改作

變易官與物名

執左道以亂

政者殺

左道邪道

作淫聲

淫逸惑亂之聲

造異服

非人所常見

竒伎竒器以盪上心者殺

怪異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盪動也

行偽而堅

行詐偽而堅守

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

澤

順其非而滑澤之

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

以疑民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

不聽於棘木之

也下

問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

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

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

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饗兆執羽籥作鐘鼓然

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

人力此二者以恭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國

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興衆之

所以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以亂也昔者明王

聖主之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外內序親疏遠邇

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

宓子賤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也。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焉，辭請歸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則寡人無以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寤。」遽使告宓子曰：「自

今日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政於單父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正論

定公問於孔子曰：「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可乎？」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而已哉？」公曰：「何也？」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上齒，夏后氏貴爵而上齒，殷人貴富

而上齒富謂世家周人貴親而上齒虞夏殷周天

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于天下久

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七十杖於

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為之設席八十不仕朝君問則

就之而悌達於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長

者並肩也不錯則隨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見老者則車從

避見老者在道車與步皆避之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於路任擔

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於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

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於州巷矣古之

道五十不為甸役五十始老不從力役之事不及田獵之徒也頒禽

隆諸長者而悌達於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

上齒而悌達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

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州巷放于蒐狩修于軍旅

則衆同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東益東益宅也

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

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弄老而取幼家之不

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

者不教

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祚，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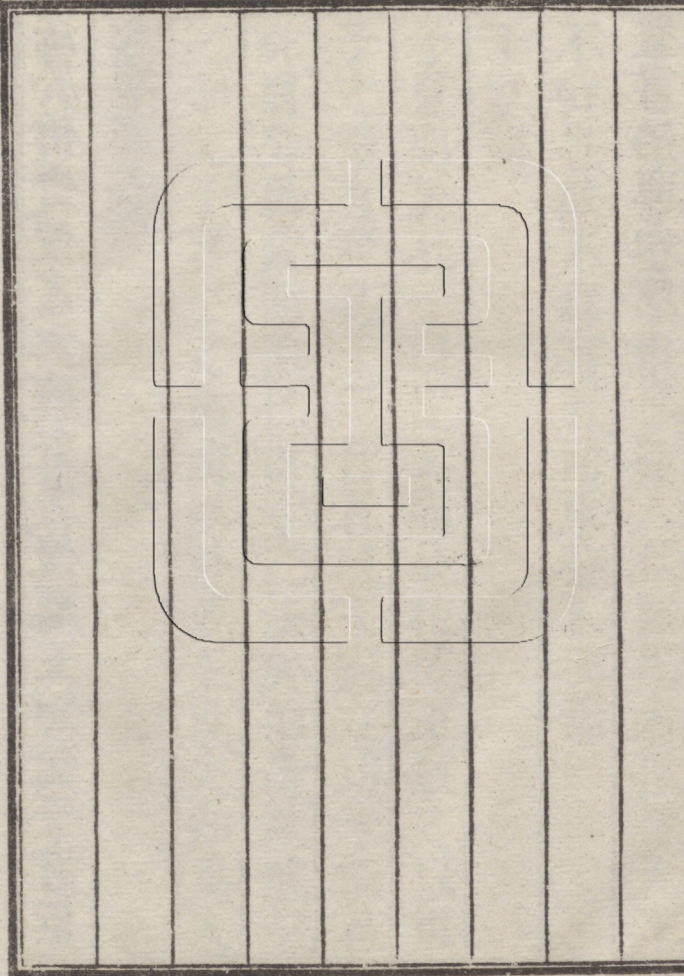
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

羣書治要卷第十

羣書治要

卷之十

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上

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

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

而疾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

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

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

是為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在隴右南至

于江北逐葷粥檢狝也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

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

播百穀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

之瑞故號黃帝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

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剝木為舟剝木為楫舟

楫之利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用

以利萬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

涿鹿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

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配

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

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分

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

嘗味草木典醫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

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允居

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

至黃帝為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

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

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

者也於是人專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

一十歲矣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

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故曰三百

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

年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養材以

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

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於

流沙東至於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動

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

平而來服屬也帝丑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

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帝嚳高辛者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黃

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

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

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

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

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記曰帝

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

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是五行

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欲諫之鼓命羲和四

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徵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

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堵三等茅茨不剪椽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

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

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

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

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

皆不苦窳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

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

著無子道二字補之

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魘魅堯乃使舜攝

行天子政堯崩天下歸舜帝王世紀曰舜立誹謗之木論曰孔子稱

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

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于堯舜

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

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為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舍德若自有者也詩云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

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

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

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
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方也，聲

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

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

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為桀，不務

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

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地名遂放而死。

湯始居亳，征諸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

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曰：「明哉言，能聽道，迺進。君國子民，為善者在王

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

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

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

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

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伊陟伊尹

也。子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二木合生。

不恭之罰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

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

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
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
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
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有蘇氏美女也妲己之言
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
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歌城中也而盈鉅橋
之粟鉅橋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伋宮室
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鉅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
中慢於鬼神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保相

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

於是紂廼重辟刑有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

焉輒隨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也以西伯昌九侯鄴縣有九侯城鄂

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憚淫

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并脯鄂侯西

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姜里河內湯陰有姜里城西伯

之臣閔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廼

赦西伯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

又用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

舊脫古
公卒至
李歷平
九字補
之

數諫不聽，廼遂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
心，箕子懼，廼詳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
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
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邵。
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
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李
歷立，李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遵后稷公
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

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
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
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武王卽位，太公望
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
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伐紂。紂師
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
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
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

旅入日振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

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穆王即

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祭畿丙之國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無震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

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

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

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

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

舊無財 求而利 共五字 補之

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

大惡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

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

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

夷蠻要服我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侯服者祀

夷蠻要服我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侯服者祀

侯服者祀供月賓服者享供時要服者貢供歲荒服者王

祀外傳云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先修志意有不祀

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

舊無有 不祀則 修言六 字及注

言號令
也四字
補之

名名謂尊卑職
賁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
文德以來之也
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
成不至則有刑罰也
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
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
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
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
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
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幾頓乎王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

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即位好利近榮夷公芮
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
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
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
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
乎夫王者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
百物無不得極極中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今王
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
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

有作若

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

召穆公也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

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王喜告召公曰吾

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

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

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

舊無出猶至是乎十四字補之

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

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彘宣王即位脩

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

姒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

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

幽王為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

笑幽王欲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

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

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爲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

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舍

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

安西北，別名渭城。

南臨渭，自雍門

在高陵縣。

以東至涇渭，殿

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

也。」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

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弄

市

禁民聚語
畏其謗也

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

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且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

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竒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以爲自古莫及已

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官殿門戶，任用事。

尊舊作
建改之

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尊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今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

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卽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

著無無
亦亦誅
四字補
之

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
等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
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
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
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
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
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
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
爲及項羽虜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氏盡叛高

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爲
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
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塔咸陽令閻樂
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
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
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
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
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

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二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

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
 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
 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
 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
 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
 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
 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
 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
 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

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
 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

烈

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殳拊

拊，拍也。一作稿。

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

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

斷華山為城也。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

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

殊俗，陳涉甞牖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甞為窓也。眡隸之

人，眡民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倔起什佰之中，出首

十長佰長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斬木為兵，揭

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殽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

魏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非鏐於長

鑕矛戟，長刃矛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

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絜大，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

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隨、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小襦也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

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歛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

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世家

舊無世
家二字
加之

舊無齊字補之

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緇無知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羣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侯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

舊無桓公庶三字補之

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近衛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羣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床上六十

七日屍蟲出于戶

周公且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為魯大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不立令不行則政不立也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

逆也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

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

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

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為太子是

為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魯殺伯

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

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樂

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旣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
刳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
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
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
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
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
唐

舊無趙
字補之

趙烈侯好音諧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
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
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
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
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
不朝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
善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
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
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

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單復具為一襲也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

文侯弟名成也

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

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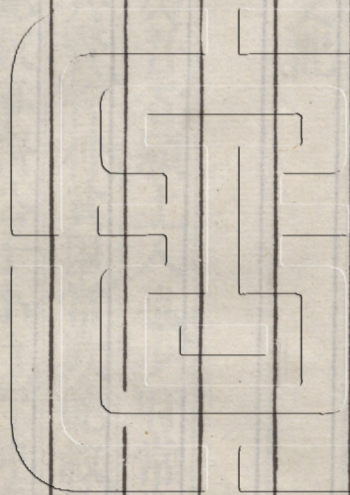
齊威王初卽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

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

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

侵伐故祭以求福也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

列傳

舊無史
記列傳
四字加
之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

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壹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常爲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

萊者今東萊地也

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
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
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
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

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
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
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
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
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
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藥使早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

舊無寢
字無食
不并味
四字補
之

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

本書立
作尊

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歸立爲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

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舊無用
兵二字
無齊字
補之

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
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
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
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為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
晉顯名諸侯

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為將與士卒最下者
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

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
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不然也往
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
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
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
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大原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
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之觀之在德不在險若
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河作川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為左丞相謂茂曰
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
矣茂曰請之魏納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
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
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
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然作之
下同

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
曾參同姓名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
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
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
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
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

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擣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擣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爲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爲士伍

無送字

遷之陰密

屬安定

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

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爲魏使燕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

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

已疑毅得齊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缶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壹擊瓦、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瓦、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

固昔作
敬改之

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

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闕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

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

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

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疎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既繼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

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

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遷於江南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羅

故曰汨羅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為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

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

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

智伯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為

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

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

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

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

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

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

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

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

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殺。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卽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騁六驥。」

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祇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斃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

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厩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

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墮土銅、雖監門之養、不彀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亨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

舊無枯
字補之
同下極枯

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耶？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極，枯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

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極枯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極枯，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

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

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

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賁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

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循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

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求利不止，烈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

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

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
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
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
官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官留三日高劫
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
賈高等謀弑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
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
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
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
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
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
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
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
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
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
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
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
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
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
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
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
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
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
離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老氏稱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觚方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發卒穿墻，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孟曰：請爲

甚無大
王二字
補之

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
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
負薪孟即為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說
之容則也歲餘
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
為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
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為也於是莊王
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
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
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
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
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
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
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

甚無用
其之共
神之

舊無以故城中

益空無七字補

之舊無大

巫嫗之媚字補

之下大巫嫗同

舊無豹曰若皆

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為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

四字補之

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為河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為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

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
 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
 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前志
 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按其仁者
 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
 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
 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使民宜
 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
 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
 同所以不欺異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
 成不欺既不得同槩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
 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

變服而行為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
 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胥諫曰臣聞昔上帝之
 少子下游青泠之淵化為鯉魚隨流而戲漁者
 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
 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為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
 也而變為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
 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為或人
 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興兵伐齊掘為漁溝通於商魯之間

經作搏
愈心財
進作翁
心而進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洽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何爲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爲安，不知螻蛄超枝緣條，甲要舉刃，纏其形也。夫螻蛄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螻蛄，不知臣飛丸之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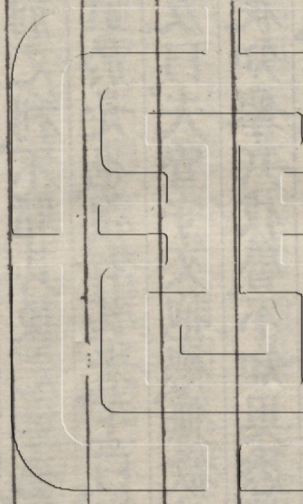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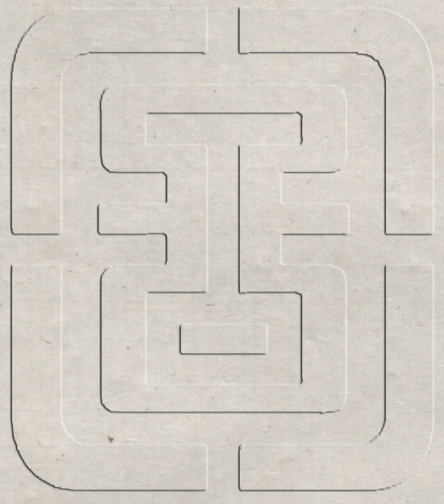
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雀，不知羿堦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

舊無吳
國之兵
字補之

下吳國

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卷之十二

二十九

